

溫故 的 感想 季蕉森

《古文觀止》

近來，我在家翻翻《古文觀止》，重讀初中時代(1946 - 1948)在故鄉溫州，老師教過的幾篇文章：《桃花源記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、《陋室銘》、《醉翁亭記》、《岳陽樓記》、《歸去來辭》、《滕王閣序》、《蘭亭集序》、《諸葛亮前出師表》、《馮暖客孟嘗君》、《祭十二郎文》、《李陵答蘇武書》、《前赤壁賦》、《諫院題名記》、《祭妹文》等。當年在故鄉，大家都不會說普通話，講的全是溫州本地話，包括教書與唸書。記得這幾篇古文，老師幾乎都要同學們背的。這已經是六十六多年前的事，但如今我一翻到它，很自然地會以溫州土話，朗朗發音，唸起來了；這令我想起初中住校時，在晚間自習與同學一起背誦古文的情景。回憶雖樂，但對歲月感嘆之情，亦油然而生！

不可諱言，因年代已久，現今記憶力已衰退，我不但背不出那幾篇古文，甚至連有些自己常用，或常讀到的名言與名句，原來就是出自其中，都想不起來了。例如：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是出自諸葛亮(181 - 234)的《前出師表》；「不知老之將至」是出自王羲之(303 - 361)的《蘭亭集序》；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」與「悟以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」是分別出自陶淵明(365 - 427)的《五柳先生傳》與《歸去來辭》；「物換星移」是出自王勃(649 - 676)的《滕王閣序》；「視茫茫，髮蒼蒼，齒牙動搖」與「天之涯，地之角」是出自韓愈(768 - 824)的《祭十二郎文》；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」與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是分別出自范仲淹(989 - 1052)的《嚴先生祠堂記》與《岳陽樓記》；「汲汲於名，汲汲於利」是出自司馬光(1019 - 1086)的《諫院題名記》；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」是出自蘇軾(1036 - 1101)的《前赤壁賦》。對少年熟讀的古文記憶模糊，雖感嘆萬分，但無情的歲月，實有以致之！

我亦重溫了高中時(1949 - 1951)讀過的古文，其中一篇是韓愈的《爭臣論》。當我讀到那句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」就很自然會想到目前臺灣地區，在政治舞台上的那批所謂達官與民代，能盡職與善進言者幾希。怎不令人浩嘆！

《陳之藩散文集》

陳之藩先生(1925 - 2012)生前是一位電機工程名教授，亦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散文作家，遐邇聞名。他的《散文集》有三個部分：《旅美小簡》、《在春風裡》與《劍河倒影》。七年來，我瀏覽這本散文集無數次，每看一次，都有不同的領悟，是我百看不厭的好書之一。

胡適先生(1891 - 1962)比陳先生年長卅四歲。他們相識很傳奇：陳先生在天津上大學三年級時，聽了北大名教授胡先生一段廣播，當晚寫了一封信給胡先生，對胡先生廣播內容提

出他的看法。幾天後，胡先生再度廣播，題目是《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》，答覆了陳先生上次給他的疑問與難題。陳先生去信向他這次廣播道賀，他回函邀請陳先生到北平(今北京)胡府會晤。從此兩人關係日趨密切，陳先生終身視胡先生亦師亦友，如沐春風。環顧臺灣地區當前所謂政壇要人，他們均係留美之士，如收到像國是建言之類函件，均視若無睹，置之不理，石沉大海，連最普通「來函收悉，謝謝」的禮貌信，都不回一封；這類見聞，不勝枚舉。彼等逆時代潮流的官僚習氣與胡先生君子之風相比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！

在胡先生去世後，陳先生重讀一些胡先生的舊信件，寫了九篇紀念的散文，收集於《在春風裡》。他們之間的信件往來，不是世俗的問候或彼此的關懷，而是談學問與論事，都令我印象很深刻，其中有：



(一) 有一次胡先生回到臺灣，陳先生去看他，他說：「你幾時回來的？」陳先生說：「我從哪兒回來？」胡先生說從美國。陳先生回答：「我作夢也沒有做到那兒去。」胡先生回美後，就寄來一張美金四百元支票給陳先生，協助他來美深造。陳先生來美後，很快就還了這項借款，胡先生的回信說：「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這四百元。我借出去的錢，從來不盼望收回，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「一本萬利」，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。」這個故事令我想起當年抗日初期「高陶事件」的主角高宗武伯伯(1906 - 1994，先父小學同班同學)與高伯母從香港來華府定居，那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是胡先生，高伯伯與胡先生兩人是老友。為謀生，高伯伯與高伯母決定從事毫無經驗的股票經紀人的行業；一開始時，胡先生就拿了一筆錢給高伯伯，委託他投資買賣股票。胡先生就成為當年他的第一個客戶。後來高伯伯

的股票行業很成功。胡先生過世後，高伯伯將胡先生的投資戶頭的全部盈餘，面交胡夫人。很意外，她居然不知有此事，因胡先生從未將此事告訴過她。當年胡先生是假投資之名，實際上是協助高伯伯在華府謀生。這亦就是像前面所提到的「一本萬利」與「永遠有利息在人間」。胡先生雖已作古，但他高尚的品德，有如他學術的成就，永遠遺留在人間，讓後人讚賞敬仰。

(二) 在陳先生紀念的散文裡，有一段是這麼寫的：「胡先生每信全有年份，不難考證。我給他寫信時，如果忘了寫年份，他回信必定是「不要忘了寫年。」胡先生生前在考證方面亦有很大的成就，著有《中國章回小說考證》。他重視年月日的加註，是為了便利後人考證。我自從練習寫文章，每篇的末尾必加上年月日，若剛巧遇上特別節日，如新年、端午、母親、父親、中秋等，也一起加註；這是為了日後自己記憶力發生問題時，讓我知道這篇文章是何時完稿的。我這個習慣不是學別人的，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。從陳先生的散文集中，我發現自己與這位近代偉人胡先生，有這樣一個相同的習慣，真是意外；我在此一提，絕對沒有絲毫「高攀」大人物的意圖。

《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》

1951年底，我畢業於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(現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)高中(高五班)。我們有本小小、薄薄的畢業通訊錄，這麼多年來我還一直保留著它。有時會拿出來看看，裡面印有導師姚谷良(即名書畫家姚夢谷)先生的親筆贈言：「非靜無以成學，非學無以廣才；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說實話，對姚老師的贈言，每次我都是過目了事，如同耳邊風，從來就沒有好好的靜下來，仔細想一想它的涵義，當然更不知道它出自何處？

我有一本練性乾先生1955年編，在臺灣出版的《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》，亦是時常翻閱的良書之一。南懷瑾先生(1918 - 2012)係溫州人，生前是一位海內外聞名的哲學家、國學大師；據說，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，都尊稱他南老師。

日前我重溫《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》一書時，才想起六十三年前，姚老師給我們同學的那幾句畢業贈言，原來是出自諸葛亮告誡他兒子應如何作學問的一封信裡。於是，我再三細讀書中第298頁的「諸葛亮的誡子篇」。默想自己一生，才疏學淺，一事無成。現年逾八十，已到了【雖知「澹泊」，但無「志」可明；雖能「寧靜」，亦無「遠」可致】的地步。時不我與，悔之晚矣！真是愧對姚老師的教誨！

2014年7月21日 於馬州

親愛的讀者：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，請您告訴商家，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，謝謝您！

華府人物

千里馬與伯樂 吳崇蘭

千里馬是能日行千里難得一見的駿馬。伯樂則是一位能夠一眼就認出馬優劣的奇人。不識千里馬的人，把千里馬當普通馬看待，以之拉車負重，非但不能把工作做好，反而浪費了牠的特殊才能。這猶如叫一個有學識的人去耕田挑大糞一樣，浪費了人才。

千里馬如果能遇上獨具慧眼的伯樂，就能一躍而上，發揮牠的特殊能量。有學識才幹能力的人，如得不到識人的有力人士欣賞擢拔，他可能埋沒一世，默默以終。也許靠自己的努力，也能名揚四海，攀上高山，但一定要花很多時間與努力。這個世界是互相效力，以求前進發展成功的，如果單打獨鬥，花許多的時間與人力，成功還可能是一個不定詞。

2014年1月19日，世界周刊上，陶銘先生寫的悼夏志清教授一文，我讀後有很多感慨。從這篇文章，我知道：

- (一) 夏志清是美國長春藤盟校的名教授。
- (二) 夏志清會撰寫英文的中國現代小說史，並有中譯本。這是一部在文壇上有份量，有一定影響到書。作者的身價也自然隨書而漲。
- (三) 夏志清曾說：「我捧誰，誰就紅」
- (四) 潘琦君的一本散文集正暢銷。夏志清曾為此書寫序文。她聽了夏志清說她捧誰誰就紅的話，即說她的書不紅，也不黑。她不需要別人捧。
- (五) 大英百科全書每年出版一個分冊，其中有一條請介紹這年他為最出色的作家。執筆人向夏志清請教時，夏志清立即告訴他「潘琦君」

這五點組合起來，我們可以知道：夏志清是一位有坦蕩蕩胸懷的君子。只是他當時說「我捧

誰，誰就紅」那股志得意滿的驕氣，顯得不夠君子，不夠謙虛。固然這是事實，因為中國人對於成了名有了權的人，一向都是唯命是從，放個屁都是香的。這也算中國的特殊文化吧！潘琦君的文筆不錯，但有了夏志清作的序，更是錦上添花，不能說沒有一點作用，畢竟夏志清那時在文壇上已有一定的地位。她要否決夏志清的捧，一定也是受不了那句捧誰誰就紅的話。儘管那也是一句實在的話。但話中有小小的語病。因為那個「誰」決不是「隨便那個人」。而是寫作的人。甚至有一定成就的人。記得於今人人都熟悉的張愛玲，就是夏志清點名提拔的。總而言之，千里馬能夠遇到伯樂，就是幸運。如果遇不到呢，切切不可在家中坐等。也可以自己去尋，去找。譬如說，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(書)贈送給你認為的伯樂……只是我好像說得頭頭是道，實際上我就是一個小家中等的失敗者。我自認為我也是一匹千里馬呢！哈哈，可笑。不過，我今年九十歲，從開始寫作到今天，也足足寫了七十多年了呢！

啊！千里馬，千里馬，願你們都能遇上能夠欣賞你的伯樂。也但願那些伯樂，也能眼觀四方，耳聽八方，注意一下那些千里馬！

我的腿美不美？ 郵輪上的風笛聲 孟悟

倪倩

有一位心直口快的朋友，在許多人面前指著我，大刺刺的說：「妳們看，妳的腿好難看」。我略為一驚。乾脆提起裙子，露出我的兩條腿說：「難看嗎？我覺得我的腿美極了」。朋友們開始議論紛紛，討論我的兩條腿。有的說：「右腿還行，左腿太細，不直」。有的說：「的確不太好看」。

我忍不住提起幾十年前的往事。那時我還年輕，有一個兩歲的兒子。過年了，我由華府帶著他，回臺北看外公外婆。外公外婆看著從未謀面的外孫，自是疼愛有加。一家人都沉浸在久別重逢的喜悅中。我忽然想起左腿膝蓋關節處，長了一個一公分大小的硬塊。在華府時也看過醫生。醫生說無妨。並為我打了一針。爸爸知道此事，對我說：「凡不屬於身體的腫瘤，都應當拿掉」。並積極安排我去醫院動手術。由骨科主治醫師親自為我動刀。

幾天後，我聽見媽媽手拿著電話筒，聲音空空洞洞的問：「有沒有冰凍切除！」。她放下電話，匆匆忙忙的要出門。我向她追問。她含糊的說要我待在家裡。我心覺得有異，對媽媽說：「我要一起去，我自己的事，我應當知道。」兩人匆匆趕到醫院。院長，骨科主任已在等候。我聽到了晴天霹靂的消息——我得了癌症。要從根處切除我的左大腿。不知道是如何回到家，只覺得天昏地暗，淚流滿面，整個人無法思考。

有位朋友說，妳既從美國回來，應回美國找名醫。一語驚醒夢中人。由骨科主任的介紹，並預約。我帶著醫生給我所有的資料，一人來到紐約。家人及朋友們在機場為我送行，媽媽抱著我，不肯放手。爸爸吩咐我，必要時在美國裝了義肢再回來。感覺有如生離死別。

由紐約名醫開刀，縫了十八針。清除左關節內所有的肌肉組織。那年紐約的冬天，大雪紛紛。手術後的我，每天拖著病痛的腿，踏著冰雪，坐地鐵去作化療。心中感苦。我原本應在臺北和家人一起過年的呀！二個多月以後，我回到臺北。機場內，兒子摟著保姆的脖子，偷偷地打量著我。多麼健忘的兒子呀！

朋友說我的腿醜！我說我的腿美！您說呢？

一提起風笛和格子裙，就會聯想起蘇格蘭的傳統文化。加拿大的哈裏發克斯因為是「新蘇格蘭省」的省會，移民們繼承了這份傳統文化，同時也要把文化發揚光大。當郵輪停泊在哈裏發克斯的時候，當地的一個民間藝術團，上郵輪為眾人演出，演出前，主持人介紹了風笛的功能和種類，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。

風笛的英文是Bagpipes，如果直譯，那就是「袋子管弦」。「風笛」這個中文單詞，真是翻譯得雅趣盎然，你想想看，風笛，風中的笛聲，穿林渡水，虛檐轉月，轉過月下的梅花，留下縹緲的余韻。如果要較起真來，風笛真不是那：有詩意，風笛有個袋子，袋子是用什？做的？豬啊，牛啊，羊之類的動物皮制作的，袋子裏裝滿了空氣，吹奏者要吹出音樂，就得對著那動物袋子一直吹氣。

郵輪上的風笛吹響了，聲音很洪亮，亮到高處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，耳朵開始招架不住。朋友克娜後來告訴我，她不喜歡風笛，那音樂聽起來像千百只蜜蜂在她的腦門裏打群架，同時又像 指甲殼慢慢劃過粗糙的毛玻璃，各種難以忍受的噪音，都被她用來形容風笛。不過她也承認，在郵輪上有個機會了解風笛的知識，也算是一種經驗。若有風笛的音樂演奏會，她說請她去她都不會去。

風笛演奏雖然不是那：賞心悅耳，但是演奏者的服飾倒是頗有易趣，值得品味。仔細看看，能看出之間的差別，有的格子裙前面掛著小包，有的拴著一對馬尾毛，馬尾毛也好，小包也好，都是服裝的傳統裝飾品。克娜說，她會去過蘇格蘭，看過格子裙前面懸掛過劍和匕首，那可能是真正的戰士，或許跟舞臺上的表演者有區別。

在郵輪的咖啡館裏，偶遇一位蘇格蘭人，克娜心直口快，說風笛難聽極了。蘇格蘭人一點也沒生氣，他說風笛最初是在戰爭中，鼓舞士氣，激勵官兵奮勇擊敵，跟戰鼓的作用一樣，怎可能期待風笛的聲音悠揚悅耳，抒情動聽？漫漫的歷史長河裏，英國與法國歷史上不知打了多少戰，英國士兵只要一聽見熟悉的風笛聲，縱然在夾擊圍攻中，也能拼殺出一條血路。而當風笛高昂奏響時，法國士兵心散魂飛，部隊在無形中遭到分割瓦解。

